

海上花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版

海上花列傳

(定價

洋裝二冊二元一角
平裝四冊一元五角)

郵費七分半

句讀者汪原放

印發行兼者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不許照樣翻印

第五十三回

強扭合連枝姊妹花

乍驚飛比翼雌雄鳥

按齊韻叟挈蘇冠香同至大觀樓上，適值高亞白姚文君都在尹癡鴛房間裏，大
厮見。高亞白手中正拿了一本薄薄的草訂書籍要看。齊韻叟見其書面簽題，知爲
贊所做時文試帖，特來請教於尹癡鴛的。韻叟因問癡鴛道：『近來阿有進境？』癡
鴛道：『還算無佗，有點內心。』亞白道：『耐拿個穢史外編一淘去教會仔俚，勁
說有內心，連外心也有哉！』大家笑了。

癡鴛忽向韻叟道：『耐昨日勸我個閒話，佩服之至。別人以綺語相戒才是「隔靴搔癢」，耐末「對症發藥」，賽過心肝五臟一場括仔撥耐說仔出來！』韻叟道：『我看耐穢史，倒勿覺著伶綺語；好像一種抑寒磊落之氣，充塞於字裏行間，所以有此一說。』亞白道：『癡鴛文章就來裏綺語浪用個苦功，撥俚鑽出仔頭來。以綺語相戒，此其人可謂不知癡鴛，并不知綺語！』大家又笑了。

這裏說笑，那邊姚文君也說得眉飛色舞，心花怒開。蘇冠香怔怔呆聽，僅偶然趁口而已。

韻叟聽講的是碰和情事，遂喚文君道：『素蘭來浪碰和呀，耐高興末去哩。』文君道：『俚噪定歸勿是碰和；要碰和，阿有伶勿來喊我個嘎？』韻叟道：『耐碰和阿是好手？』文君嘻著嘴笑。冠香接說道：『俚打個牌凶煞噪！就是個琪官，同俚差勿多。倪總歸要輪撥俚。』亞白道：『說俚凶也勿見得哩。』文君道：『倪

陸裏會凶哩！凶個人，可惜打差仔個牌！」亞白道：「前日天個牌，我勿會差打；摸勿起真生活！」文君欵地起立，嚷道：「耐說勿會打差，拿牌來大家看！」說著，轉問癡鴛：「耐副牌哩？」癡鴛慌忙攔道：「好哉，勳看哉。耐總無撥差末哉。」

文君那裏肯依，竟自動手開櫥，搜尋牌盒。癡鴛撇個說道：「櫥裏陸裏有牌；撥琪官借得去，一逕勿會還碗。」

文君沒法回身，屹立當面，還指天劃地數說亞白手中若干張牌，所差某張，應打某張，一一數說出來請大家公斷。韻叟冠香只是笑。癡鴛顰蹙道：「面孔阿要點噶？勿是相打就是相罵！我末該倒運，剛剛住個對過房間，撥俚噪兩家頭噪煞！」亞白也只是笑。

文君冷冷答道：「耐自家阿曉得厭氣？說來說去，兩聲閒話！大家才聽過歇！再有伶新鮮點說說倪聽哩？」幾句倒堵住了癡鴛的嘴，沒得回言。亞白不禁撫掌大笑。

笑。韻叟想些別樣閒話，搭趣開去。文君亦就放下不提。

消停一會，月出東方，漸漸高至樹杪，大家皆有些倦意，韻叟冠香始起告行。

癡鴛送出房門。亞白文君順路回房，直送至樓門口而別。韻叟仍攜了冠香的手，緩緩趲下大觀樓，重過九曲平橋，望那梨花院落中燈光依然大亮，惟逼着外面月色，淡而不紅。

冠香復攬撥韻叟道：『倪去看看俚睬阿是碰和。』韻叟道：『耐恰要緊得來！明朝問素蘭好哉。』冠香不好再強，同出花園，歸於內院，相與就寢無話。

次日辰刻，韻叟起身，外面傳報華老爺來。韻叟逕往花園，請華鐵眉在拜月房櫺相見。韻叟先嘲笑道：『今朝撥我猜着，該應是耐先到。』鐵眉似乎不好意思。韻叟顧令管家快請孫素蘭先生。

須臾，陶玉甫朱淑人高亞白尹癡鴛及李浣芳周雙玉姚文君蘇冠香孫素蘭四路俱

集。華鐵眉一概躬身迎接。

孫素蘭輕輕叫聲『華老爺』，問：『昨日忙？身裏嚮阿好？』鐵眉道：『無捨，還好。昨日舒齊仔，要想到該搭來張張耐，碰着仔耐大姐，難末勿曾來，就交代俚一打香檳酒帶轉去，阿曾收到？』素蘭道：『謝謝耐。一打陸裏喫得完，分一半送撥仔人哉。』

尹癡鴛背地指向朱淑人悄悄笑道：『耐看，俚哋兩家頭客氣得來！好像長遠勿看見！』高亞白聽見，也悄悄笑道：『自有多花描畫勿出一副功架，也勿是個客氣。』大家掩口胡盧而笑。

華鐵眉孫素蘭相離雖遠，知道笑他兩個，趕卽緘口。齊韻叟惋惜道：『剛剛有點意思，一笑末哂勿響哉！』大家越發笑出聲來。華鐵眉裝做不知，搭趣道：『癡鴛先生，令翠哩？』尹癡鴛帶笑答道：『勿曾到。』

一語未終，早見陶雲甫挈着覃麗娟張秀英，朱謫人挈着林翠芬林素分來了。大

家迎見，更不寒暄。朱謫人袖出一封書信，業經拆開，奉與齊韻叟。

韻叟看那封面，係湯嘯菴自杭州寄回給謫人的，信內大略寫着，『黎篆鴻既允親事，特請李鶴汀于老德爲媒，約定十二晚間，同乘小火輪船，行一晝夜，可以抵滬。一切面議。惟乾宅亦須添請一媒爲要』云云。

韻叟閱竟放下，問道：『請個捨人哩？』謫人道：『就請仔雲甫。』韻叟道：『我最喜歡做媒人，耐倒勿請我。』陶雲甫道：『耐起先就做過個媒人哉，故歇挨耐勿着。』說得大家皆笑。

獨朱淑人一呆，逡巡近案，從側裏偷覷那封信，僅得一言半句，已被其兄謫人收藏。淑人心中忐忑亂跳，臉上却不露分毫，仍逡巡退歸原座，復瞟過眼去偷覷周雙玉，似覺不甚理會，纔放了些心。

接着管家又報說：『葛二少爺來。』只見葛仲英挈着吳雪香并衛霞仙，相偕並至。齊韻叟詫異道：『阿是耐帶仔霞仙一淘來？』葛仲英道：『勿是；就園門口碰

着個霞仙。』

韻叟自知一時誤會，隨令管家快請馬師爺。尹癡鶯向韻叟道：『耐喜歡做媒人末，俚噪倪子要養快哉，耐爲伶勿替俚做？』陶雲甫搶說道：『俚噪用勿着媒人，自家勿聲勿響，就房間裏點仔一對大蠟燭拜個堂。我倒喫着個喜酒。』大家大笑開堂。

蘇冠香上前拉着齊韻叟問道：『耐阿曉得？昨夜頭，素蘭先生勿是碰和末做個伶？』韻叟道：『勿會問俚。』冠香道：『我倒問過哉，也來浪房間裏點仔一對大蠟燭拜個堂呀。』

韻叟不勝錯愕。孫素蘭遂將三人結拜姊妹之事，縷述分明。韻叟道：『拜姊妹倘無伶。爲伶單是三個人拜嘅？要拜末一淘拜。我來做個盟主。昨夜頭勿算，今朝先生小姐才到齊仔，一淘再拜個姊妹，阿好？』孫素蘭默然。蘇冠香咬着指頭要笑。其餘皆不在意。

韻叟卽命小青去喊琪官瑤官。高亞白向韻叟道：『難末耐個生意到哉！起勁得來！連搭仔做媒人也勁做哉！』韻叟道：『我有仔生意末，耐要做生活哉晚。耐末替我做篇四六序文，就說個拜姊妹話頭。序文之後，開列同盟姓名，各人立一段小傳，詳載年貌籍貫，父母存沒。俗人相好末，就是俗人做。蘇冠香同琪官瑤官三個人，我做末哉。名之曰「海上羣芳譜」。公議以爲如何？』大家無不遵教。

韻叟當命小贊準備文房四寶聽用。亞白便打起腹稿來。恰好外邊史天然挈着趙二寶進來，裏邊馬龍池及琪官瑤官出來，與現在衆人大會於拜月房櫺。衆人爭前訴說如何拜姊妹，如何做小傳。史天然馬龍池皆道：『故是應得効勞。』

於是大家各取筆硯，一揮而就。不及一點鐘工夫，不但小傳齊全，連高亞白四六序文亦皆脫稿。

齊韻叟托尹癡鴛約略過目再發交小贊謄真。尹癡鴛向衆人道：『倒有點意思！亞白個序文末，生峭古奧，沉博奇麗，勿必說哉；就是小傳也可觀；琪瑤素翠末是

合傳體；趙張兩傳未參互成文；李浣芳傳中以李漱芳作柱；蘇冠香傳中雖不及諸姊而諸姊目見；其餘或紀言，或敘事，或以議論出之。眞眞五花八門，無美不備！」大家聽了欣然。齊韻叟益覺高興。

其時已交午牌，當值管家調排桌椅。瑤官乘隙暗拉琪官竄出廊下，問道：「大人教倪一淘拜姊妹，阿要拜嘅？」琪官道：「大人說末，生來依俚，就一淘拜拜，也無啥要緊。」瑤官道：「价末倪三個人拜個倒勿算？」琪官道：「耐末要纏煞哉！啥勿算嘅？倪三個人爲仔要好，拜個姊妹，拜仔也不過要好點。故歇大人教倪拜，要好勿要好，倪自家主意，大人勿好管倪個呢！」

瑤官渙然冰釋，頷首無言。聽得裏面坐席，兩人原暗地捱身進簾，掩過一邊。不想齊韻叟特命琪官瑤官一同入席，坐列蘇冠香肩下。琪官瑤官當着衆人面前，斂手低頭，殊形跼蹐。

酒過三巡，食供兩套，齊韻叟乃向史天然道：『耐該埭到上海，帶仔幾花物事來，無撥一點用場，我要耐一樣好物事，耐定歸勿送撥我。故歇搭耐餞行哉，再客氣仔，勿着枉哉。耐阿肯送點撥我？』天然大驚，問：『捨物事嘅？』韻叟呵呵笑道：『我要耐肚皮裏個物事。耐趙二寶搭，倒還有副對子做撥俚，我末連對子才無撥，阿是欺人太甚？』天然恍然大悟道：『我爲仔四壁琳琅，無從着筆。難年伯要我獻醜也無法子，綏日呈教末哉。』韻叟拱手道謝。

華鐵眉因問餞行之說。天然說：『接着個家信，月底要轉去一埭。』鐵眉道：『倪也要餞行哉嘅。』韻叟道：『耐要餞行末，同葛仲英搭仔個姘頭，索性訂期廿七，就來裏該搭，阿是蠻好？』鐵眉道：『再早點也無捨。』韻叟道：『早點無撥空，從明朝到廿四，大家才有點事體。廿五末高尹餞行，廿六末陶朱餞行，耐同仲英只好廿七個哉。』鐵眉就招呼仲英約定。天然亦拱手道謝。

適小贊將膳正的『海上羣芳譜』，呈上齊韻叟看了。韻叟遂令管家傳諭志正堂

中，安排香案；又令小贊齋這『羣芳譜』四座傳觀。萬仲英看是一筆靈飛經小楷，妍秀可愛，把小贊打量一眼。高亞白越笑道：『耐勳看輕仔俚！俚個銜頭，叫『贊禮佳兒』，『茂才高弟』。』尹癡鴛又口道：『耐末喜歡撥人罵兩聲，爲啥要帶累我？』小贊在傍嗤的失笑。仲英一些不懂。

癡鴛分說道：『俚是贊禮個倪子，人才叫俚小贊。時常做點詩文，請教我。亞白就同俚打岔，出個對子教俚對，說是『贊禮佳兒』。俚對勿出。亞白就說：『我替耐對仔罷，『茂才高弟』。阿是蠻好個絕對？』』仲英朗念一遍，道：『真個對得好！』

小贊接取『羣芳譜』送往別桌上。癡鴛悄向仲英耳邊說道：『耐看俚年紀末輕，壞得野噪！俚個爺問俚：『高老爺個對子爲啥勿對？』俚說：『我對個哉。爲仔尹老爺一淘來浪，勿會說。』問俚：『對個啥？』俚說：『對『尙書清客』。』』仲英大笑道：『爲啥勿說『狎客』哩？索性罵得爽快點哉晚！』亞白癡鴛共笑一

陣。

席間上到後四道菜，管家准備鷄缸杯更換。大家止住，都欲留量，以待晚間暢飲。齊韻叟不復相強，用飯散席。

於是齊韻叟聲言，請衆姊妹團拜，請諸位老爺監盟。衆人一笑遵命，各率相好由拜月房櫺來到志正堂。只見堂前一桁湘簾高高吊起，堂中燭燄雙輝，香煙直上；地下鋪著一片大紅氈毯。衆人散立兩傍，監視行禮。小贊在下唱名。衆姊妹按齒排班，雁行站定，一齊朝上拜了四拜，又轉身對面拜了四拜。禮畢，各照所定輩行，互相稱喚。衛霞仙廿三歲，最長，是爲『大阿姐』；李浣芳十二歲，最幼，是爲『十四妹』。其餘不能盡記，但呼某姊妹，系之以名而已。

齊韻叟歡喜無限，諄囑衆姊妹，此後皆當和睦，毋忘今日之盟。衆姊妹含笑唯唯，跟隨衆人，趲下志正堂來。恰有一匹小小紫驢馬，帶著鞍轡散放高臺下乾草。姚文君自逞其技，竟跑過去親手帶住，簪身騎上，就這箭道中跑個圈子。衆人四分

五落看他跑。

琪官看罷轉身，不見了齊韻叟，四面找尋。見韻叟獨自一個大蹠西行，琪官暗地拉了瑤官，撇下衆人，緊步趕上，跟在後面。

韻叟並未覺著，只顧望拜月房欄一路上去。蹠至山坡之下，突然刺斜裏，閃過一個人，蹠手蹠脚，鑽入竹樹叢中。韻叟道是朱淑人捕促織兒，也蹠手蹠脚的趕上，要去嚇他作耍。比到跟前，方看清後形，竟是小贊在那裏做手勢，好似向人央求樣子。韻叟止步，揚聲咳嗽。小贊嚇得面如土色，垂手侍側，不做一聲。韻叟問：『再有個伶人？』小贊啞啞答道：『無撥伶人來裏咧。』瑤官在後面，用手指道：『哪，哪！』韻叟不隄防，也喫一嚇。琪官急丟個眼色與瑤官，叫他莫說。韻叟却又盤問瑤官：『說伶？』瑤官不得已，仍用手指了一指。韻叟再回頭望前面時，果然影影綽綽，一個人已穿花度柳而去。

韻叟喝退了小贊，帶着琪官瑤官，拾級登坡。這山坡正當拜月房欄之背，滿山

上種的桂樹，交柯接幹，蓊翳葱蘢，中間蓋着三間小小船屋，顏曰眠香塢。韻叟踱進內艙，據坐胡牀，盤問瑤官：『看見個捨人？』瑤官不答，眼望琪官。韻叟即轉問琪官。琪官道：『倪也勿曾看清爽。』韻叟咳一了聲道：『我問耐末，再有捨人好說個閒話？』琪官道：『勿是倪花園裏個人，等俚歇末哉。』

韻叟略想一想，遂置不究，復搭問道：『我來個辰光，大家來浪看跑馬，才勿覺着，耐兩家頭恰辰光跟得來？』瑤官道：『阿是大人也勿曾覺着？倪是一逕跟來浪。』琪官道：『耐末要緊看仔前頭，陸裏曉得倪後底也來裏看耐。』韻叟道：『耐後底阿去看看？常恐再有捨人跟來浪。』瑤官道：『難是無撥捨人個哉。』琪官道：『要末不過冠香。』

瑤官見說，真個出門去看。韻叟亦即起立，笑挽琪官的手，道：『倪到拜月房櫺去。』舉步將行，忽聞門外瑤官高聲報說：『朱五少爺來。』

韻叟詫異得緊，擡頭望外，果然朱淑人獨自一個，翩翩然來。韻叟請其登榻對

坐，良久默然。韻叟搭趣問道：「聽說前日捉着一隻『無敵將軍』，阿有价事？」
淑人含糊答應，並未接說下去。

又良久，淑人面色微紅，轉睽偷盼，似有欲言不言光景。韻叟摸不着頭腦，顧
令琪官喊茶。琪官會意，拉同瑤官，退出門外，單剩韻叟淑人在眠香塢中。